

大纪元

郝忠良：给《白毛女》伴奏一辈子才知受骗



中共编造的《白毛女》电影。（网络图片）

更新: 2017-03-02 6:21 AM 标签: [白毛女](#), [共产党百年真相](#), [土改](#)

【大纪元2017年03月01日讯】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，《[白毛女](#)》的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，它被改编成歌剧、电影、样板戏唱遍全中国，至今很多中国人仍陶醉在其旋律中，不知《白毛女》原来完全是中共根据政治需要杜撰出来的。

近年来，有大陆记者调查证实，人人恨之入骨的“恶霸地主”黄世仁，现实中为人良善，经常赈济邻里，在河北省平山县是有名的黄大善人。而所谓的贫农“杨白劳”因为染上赌瘾毒瘾，家业衰败，无力偿还赌债时，是黄世仁借给他大洋，并收留了其未成年的女儿喜儿。杨白劳外出躲债，最终误喝卤

水不治身亡，又是黄世仁厚葬了杨白劳，并收养了喜儿。

据中共党史资料，抗战期间的“**土改**”并不顺利，“斗争大会”常常开不起来。为了消灭地主阶层，为抢劫财产制造舆论，1945年，经历整风运动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一些人，在院长周扬指示下创作了《**白毛女**》。据说毛泽东亲自示意，戏的结尾要反映中共政策的转变，即“土地要分掉，黄世仁要枪毙”。

据有关专家（如《剑桥中国史》）保守估计，中共的**土改**杀死了二百多万“地主”，而其子孙后代也在随后的政治运动中连遭打压迫害。《白毛女》成为中共利用文艺宣传巩固暴力统治的典型。

近日，一位唱了一辈子《白毛女》的女演员赵翠巧，一位为《白毛女》伴奏一辈子的演奏家郝忠良（均为化名），分别讲述了自己六十年来亲身经历和感受。

* * *

我今年八十一，八岁参军，二十岁入党，为中共工作了七十多年，师级老干部。

按照中共的说法，我出身贫农，没有共产党我怎么能参军呢，我怎么能吃饭？那时就顺着中共宣传的这么想的：“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”，“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”。所以从小我就相信党，跟党走，党说什么是什么，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唱歌，跳舞，演戏，搞乐器，三句半、枪杆诗、马车舞等等，我都会。那时候张口就能唱啊：“国民党啊一团糟，一团糟啊……”斗地主时我们在旁边呐喊、助威，“抗美援朝”也去前线文艺宣传……

这辈子我见的死人多啦！从小就看杀人。

那是四几年吧，我们部队在河北乡下，有一天就看见一大帮人，拖着一个人，人已经死了，应该是杀“地主”“反革命”吧，虽然我们“小八路”都穿小军装，可也是小孩啊，就跟着村里孩子追着看热闹。我看到那死人被拖到村外野地里，然后就有人把镰刀拿了出来，“咔咔”几下，死人就给开了膛，内脏都翻出来，那两肺叶竟是黑的！有人说了：抽烟抽的！这个印象太深了，我亲眼看到抽烟会使肺发黑，看得清清楚楚，所以这辈子我都抽不了烟。我还看见他们把死人的心给掏出来，一帮人拿回去了，他们是要吃他的心！

害怕？我不害怕，我那时不懂事啊，只觉得好玩。残忍？不觉得，那是报阶级仇啊，杀的都是地主什么的，怕什么？！对阶级敌人越仇恨、越勇敢、越敢下刀才越棒啊。这种现象那时很多啊，想杀人就杀，革命嘛，革命就得杀人，“村村流血”，就是杀人嘛，弄死个人比碾死个苍蝇都容易！杀的肯定不是好人吧，坏人都该死，杀坏人白杀，没有什么可怀疑的。那时候就那么想啊，麻木不仁。

死人司空见惯啊，有时是枪毙杀头，有时是成批地杀，挖个大坑，那坑很大个的，把几十个尸体往里扔，一个一个往里扔，扔里面的还有动的呢，没死，但都已经给打晕了的，半死不活的，和死人一块埋……我们和村里孩子就在大坑边上看热闹。

“打土豪分田地”，“共产党为穷人说话”，杀了很多地主，农民也分了一些地。虽然后来又把土地收回去了，那我也没多想，我从没有想过，党会把我给骗了。

四九年以后我在部队文工团，主要参加《白毛女》演出，几千场演出啊，我给《白毛女》伴奏了一辈子！那时觉得这个《白毛女》太好了，从来不怀疑它的真实性。虽然我出身贫农，但确实也没见过恶霸地主。可是你看杨白劳，不就是地主黄世仁给逼死了啊，喜儿也给他霸占了，就是黄世仁这样的恶霸地主让我吃不饱饭的！所以我认真下苦功把乐器拉好。

我们都很自豪啊，我们这些乐队演员，都有创造性，中西乐器相结合，板胡、小提琴什么的，把它的音乐发挥到了极致。那时我们在乐池里演出，就听说有老乡动手打扮演黄世仁的演员，有战士义愤填膺，把枪拉上栓，要开枪打扮演黄世仁的演员……

后来我才知道，一直深信不疑的《白毛女》，完全是中共杜撰出来的，那个所谓“恶霸地主”黄世仁，替杨白劳还赌债，还收留了喜儿，是个大善人！《白毛女》音乐优美的原因是因为它大多取自河北、山西流传的民间小调，那也不是中共的音乐啊，它完全是盗用！

我们这些老战友都受骗了，给被骗了几代人，我们很自然的被骗，然后煽动人仇恨地主，斗地主，杀地主，一辈子我都跟它用艺术手段撒谎、欺骗老百姓了！

每次运动都提心吊胆

因为出身好，从小就让我看管地主儿子，后来是看管走资派、右派什么的，让我看管的都是我尊敬的人哪，我的政委、乐队长啊等等，他们都挨整，来运动了嘛，都挨斗！

有一次开全团大会，要求必须穿军装参加，估计有大事了。到那儿一看，场面吓人啊，说把谁谁带上来，带上来的，一个是乐队指挥，一个是弹琵琶的小孩，然后让我们听乐池录音，很混乱的声音中有那么一段，他两模仿蒋介石训话，一个说：我是蒋委员长，一个说：蒋委员长好……这就犯事了，说他两给国民党怎么怎么着，然后当场就宣布他们是反革命分子，直接给铐走了！我们看着心都蹦蹦跳，都吓坏了，都捏把汗，谁也不敢说什么，那是我们天天在一起的同事呀！都知道是开玩笑，不知谁打了小报告，谁能想到乐池录音成了证据！给判了两年多。后来那小孩出来后想看看我，我说你别来了，我不想惹事。

什么玩笑都可能惹事！我们团有个人，爱吃油条，就开玩笑地说，希望全世界人都死光了，剩下一个女的和炸油条的就行，结果犯罪了：现行反革命！

有个时期吊嗓子都可能犯罪！团里有个声乐老师，洗澡时在浴室里唱歌，浴室里有共鸣嘛，很自然就会唱歌，但那时谁敢唱歌？除了样板戏谁敢唱其它的歌啊，不能唱歌的！结果被人汇报了，开批斗会，说那天是10月10日，双十，说他在浴室里庆祝国民党生日，其实他连个正经歌都没唱，就是一高兴吊嗓子了，啊啊啊啊啊的都不行！

我们团还有一个男演员，因为穿件淡黄色的衬衣就犯错误了，检讨！资产阶级思想！现在我都习惯了，尽量穿得不要显眼，好看的衣服我都不爱穿。

不能说真话，一讲真话就得挨批斗的。我有个老战友是党校副校长，人家说天安门“六四”开枪，他不信，共产党怎么会杀人呢？就偷着到天安门附近去了，往那一站，“叭叭叭”机枪扫射，他马上趴下，还溅满身血，吓坏了。回来后他就说了：共产党确实杀人了，结果单位给了他一个处分，你敢说它杀人了？它杀了人你也不能说啊！

从小我在部队就留心眼，不能随便说话，我没想过害人，但时刻担心别人告我，处处小心，时时谨慎。告密的事太多了，再好的朋友也不能掏心窝子，朋友反目成仇，夫妻之间也会告密。

我有个老师，四九年参军的，在运动中，说他是特务，怎么证明呢？是他的学生揭发他，说老师发展他当特务！无中生有啊。唉，平时这学生和老师关系特别要好，搞对象还让这老师给他递情书呢。后来老师因此多年抬不起头来，受刺激，精神都不正常了。这学生为了立功，就揭发老师，当干部的都是这种人，要不怎么上去？老实人都上不去。

出身不好的，和台湾、海外有点关系的，都挨整挨斗，我们一个老导演在档案里被发现学校组织去过日本参观，就贴大字报“打倒日本特务×××”，挨整！可是去日本是他小时候的事了！

每次运动都提心吊胆哪，看着被批斗的人，剃阴阳头，撅着，手给捆起来，随便谁都能打他，打到地上，然后在他身上再踏上一只脚……唉，不说这些事……斗王光美，我就在下面坐着，能不怕吗？！

它就是要永远让你害怕，永远让你听它的，你不听，你就有危险；而它从来没有错，它永远伟大、光荣、正确。说谎话、说假话必须张口就来，不说谎不行，上面说打倒刘少奇，虽然心里也嘀咕，干嘛要打倒他啊？可那也得跟着喊啊：打倒刘少奇！

这毛老头把他周围的人都整死了，亲人、朋友、战友，都能整死！人家刘少奇是副主席啊，照样弄死！林彪举着小红本祝他万寿无疆，最后自己连尸首都没有了，“四人帮”整的第一人是他老婆！只要你违反了他，他就弄死你，我们算什么，人家呸一口，一唾你就完了！

我出身好，按理说一般也挨不到整啊，应该有保护伞了吧？那也没有安全保障，一个不小心你就会挨整。有一个朋友说，有人想学拉二胡，请我教教他，咱们就教教呗，这个事，马上被抓住了，原来他是日本人！跟日本人接触，是“里通外国”，那可能就是日本特务！说我是犯了政治性、组织纪律性错误，全团开批判会让我做检查，检查自己缺乏阶级斗争意识。其实我是和领导打报告了，只不过批准还没有下来，人家着急我就去了，他长得和中国人一样，我怎么知道他是日本人呢，就这点事，大会小会的检讨，都把我弄傻了，吓得不得了，吓得我睡不着觉啊，这么写不行，那么写不行，写了这么厚一摞子检查！非得给自己扣屎盆子才行，最后全团大会点名批评处分。

那时我想不明白啊，我就是个拉二胡的，本本分分的，就想照顾好一家老小，没想升官发财；我为它干了一辈子，老老实实在地吹拉弹唱，从来都是看正面新闻，不敢偷听“敌台”，不想关心政治，为了不被人整，我一直小心翼翼，都不随便说话的，这点小事就成了天大的罪过？！

后遗症

从那以后我就想不开了，总是非常紧张，精神状态也不行了，有时发愣，总想睡觉，又睡不好觉，睡觉就做噩梦。刚开始以为是神经衰弱，到301医院看，说我是抑郁症，到安定门的精神病医院去治疗，吃了药身体很难受，有次全团录音，非常安静，我竟然打呼噜了。而且我的想法极端，觉得活着没意思，长痛不如短痛，跳楼算了，小事就很烦躁，冲老伴发脾气，我可不敢和党发脾气。

在大大小小整来整去的运动中，我一辈子都吊着心，哆哆嗦嗦地才活下来了，又得了抑郁症！谁能逃脱它的整啊！

到现在我还总感觉不安全，一个人就孤独得不行。妻子不回家我就担忧，她出去办事，我就总是通过猫眼往外看，有时干脆就坐到门口等著。现在她到哪儿我都跟着。

有时我一天看好几次电表，担心停电，看是不是快没电了，万一没电了怎么办？一家人吃饭我负责摆筷子，第二天早上吃饭，我头天晚上就把筷子摆好，连孩子们都说我精神有毛病。

在家说话也很小心啊，不能在客厅里说敏感的事，因为电话座机在客厅，现在科学发达了，屋里说话都能听见。小战士说那电话就是一张纸掉到地上它们都能听见，它不动声色就知道你干什么！有时在家里说话，就要用东西把电话捂上，防止窃听，有人也许就“关心”我呢。我学会了玩游戏，玩“连连看”，玩游戏时就好一些，一玩就放松了，这个非常简单，在客厅玩也没啥声音。

我这抑郁症四十多年了，就连得抑郁症的原因，我都不能和医生说，难道是党让你得了抑郁症？那罪过又大了。它灭亡了，估计我的抑郁症才能好，我也就不抑郁了。

以前认为好日子都是它给我的，没有共产党我怎么能活到现在呢？这是从表面上看，实质不是这样。这个理后来我才慢慢想开，不是共产党养活了我们，我为它工作它就应该给我报酬啊，它拿税干什么呢，我们吃的是税钱啊。

最重要的，到现在才知道我们被骗了，当年红军长征是溃退，它说的那些英雄人物都是假的！我为《白毛女》伴奏一辈子，结果《白毛女》是谎言，那么多“地主”被批斗、被打死，被剥夺家产，地主的子弟，世世代代都没好果子吃，在连番的运动中挨整，都和这个《白毛女》有关系！

其实我们演奏得越好，越煽动人的仇恨去杀人，对人毒害就越大，我们这些文艺工作者都被它蒙蔽了，它太恶毒了。我们这些被骗的人，还把人家这个苦难又推了一把！过去还觉得自己挺光荣呢，其实是耻辱啊。我们对不起老百姓啊，欺骗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。

知道真相后，我真感到自己太可怜了，我们几代人了，都被骗得结结实实！我的一个同学，老实得不得了，高中时的日记被人看见了，被发现了里面有对共产党不满的话，就因为这个，就说是反革命给判了十年！就说他受到这么大屈辱，我和他讲共产党不好，他都不敢说退党，害怕！还不是一般的害怕。唉，本来是很聪明的一个人，被弄成这样，很多人到现在还活不明白！#

责任编辑：苏明真